

风吹青海 (节选)

马海轶

起风了
傍晚,起风了
风在各种树叶间穿行
风在草地上忙碌
一直流连到下半夜

但风只是吹
无心的吹,它不像我
用手和笔描绘
让它清晰又模糊

风后面还是风
“风后面是风”
只有孩子
才会这样说
因为只有孩子
才做这样的梦
“风,空空的,后面还是风”

这样的风
过于轻盈
它已不带动什么了

这样的风
反复咏叹的是自身的秩序
它寂静了,安宁了

这样的风
逸出了时间的栅栏
不再有所期待了

这样的风
无情无义
把别的风吹到局外了
请竖起耳朵倾听
风,还有后面的风
转眼之间,孩子就要长大了

风中词语
风吹山冈,风吹燕麦
风吹山冈上跑过的马

风吹河岸,风吹河滩
风吹宠辱皆忘的石头

风吹大路,风吹草动
风吹行人的眉眼和头发

风吹树木,风吹村落
风吹又深又黑的峡谷

风吹云起,风吹云来
风吹着太阳落西

风吹灯亮,风吹灯灭
风吹又多又乱的词语

风吹大地

风吹大地的四角
村庄被惊醒
十岁的我走在雨里
想着四个正直之人
撑着天空不使它坍塌

风停了 大地坚如磐石
村庄在炊烟里升腾
十三岁的我坐在树影里
想着应该替换
那四个正直的人了
他们累坏了

风再次起了
大地倾斜
村庄愤怒而粗暴
关上自己的门户
十八岁的我
在空空的戏楼上
模仿那四个正直的人
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风再次停了
大地死气沉沉
村庄现出了衰败的景象
四十岁的我
在纸上画了那四个正直的人
我又涂抹了他们
在污迹的下面
我重画了一个小矮人
滑稽却结实

被风带走

刚到秋天
风就在我楼顶吹
那种又平又直的声音
像一列车
要把我带走
已经把我带走

但它带不走我
我只是在家里
听风吹过高高的楼顶时
出现短暂的幻觉

但是,奇怪的是
我为什么会产生
被风带走的幻觉
仿佛我曾经在海西

起伏不定的草原上
我被秋天的风
一次又一次
带到了远方

磨砺岁月

那朝庆

岁月滚滚,时光荏苒,尘封往昔的文字,遗落片片絮语。已经说好不再回忆,已经许诺不再想念,我们在岁月的道路上禹步前行。

有时候,真的希望时光小驻,哪怕是一分一秒也好,可以让匆匆远行的你我,安下乏累的心神,静静回首来时,看一看山水相连,听一听蝉语鸟鸣,嗅一嗅花繁叶茂,她们或许带来的是曾经的问候……

不知你是否和我一样恋旧,喜欢徜徉在回忆中,前行的路总是迷茫,唯有让人生的这叶孤舟,随波逐流。

走过的风景已在身后,曾经的容颜,只剩下沧桑,美好的回忆,多了一片苍白。曾无数次想起一片叶的寂寞,飘落在青春渡口,你我路过,却忘了拾遗,不知她是否仍安卧于时光的梦里,静静等待。

再次迎来夏日的花团锦簇,路途多了一位旅人,望尽天涯路。同在旅途,同病相怜。但我们可能不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人各有志,于我唯有向前才是志向。我说,我们在时光的隧道里各自前行。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追逐的脚步越来越快,心底的怀恋却愈发淡漠,曾经为青葱、悔恨、离别写的诗行,也早已安躺于岁月的底层,渐渐被主人遗忘,而诗中倩影亦早成过客,不知去向何方,进入了何人的殿堂。十几年的光阴,足够长,再深的岁月,也终会被抹平,再浓的河流,也总会归附大海,再浓醇的茶,也终会无味……

有关回忆的伤痕和痛处,早已轻如浮云,偶然回忆,更多是为了纪念,铭记曾经犯下的错,教会以后的人生,更加坚强,如此而已,简单、清晰,昨夜风雨又来,窗外树木倾斜,绿草滴泣,或是雨水不尽灵动了万物,更打湿了心情,一个远去的故友,竟在午夜发来信息,奉上了一段自己曾经遗落的文字。

在风雨又来,文字再现,可梦却杳无音信。落梅持风骨,秋水化文章,那是心赋山林,情归溪月的纯粹,那是时光不老,岁月不离的轻叹,但落花只有一瓣,雪输其香,亦逊其白。

人在尘世永远放不下世俗的烟火,永远猜不透人生的别离。留下一些只言片语的文字之后,我依然是我,生活依然如昨。曾经写下的随笔,在岁月的消磨中,逐渐褪去了多彩的颜色,如主人的心情一般,苍白无华。案头的纸笺平整如初,没有勾勒一个字符,懒惰的心早已布满灰尘,笔端无法描摹璀璨的年华。

惊醒自己的堕落缘自对文字的执着。生活如此,描摹一季的斑斓是我对文字的许诺。走自己的路,磨砺岁月,回归田野,总会有月明风清的夜晚,总会有天高云淡的旷野……

巴颜喀拉山以西

江帆

巴颜喀拉山以西
巴颜喀拉山脉以西,玛多的脸上有了连绵的褶皱
草滩浮出雨水酷寒的亮色
这一刻,你的剖面是群山凹槽
另一个斜面的青稞更青,在互理体内的炭火
这一刻,石头的花开了——在转念看风,把几尊山,刮得瘦骨嶙峋

朗卡拉姆
云开始在山脚,现在已经到了山顶一眼望去,云彩中最美的织锦就是朗卡拉姆的一方头巾
藏村、藏寨都送来梵音
你已按捺不住
要去看云端上的朗卡拉姆……
把行云和流水恰如其分地
倒入放置青稞的盆中

羊群挤在黑夜里
风声很紧,黑黢黢的羊圈里住着窥探风暴的羊群。它们软软地挤在一些词后面

牵骆驼的人
既然艰难的跋涉是为了抗拒幻觉索性将沙粒的歌唱当做福音——这盛大而荒凉的美与恐惧皆由一个人来迎接

而骆驼的双峰藏不住落日
仙子窈窕,牵引缰绳
你腾空空世之躯,在不断被虚构的荒原
树起一名猎手骄傲的旗杆

执拗,虚弱,干涸
为之深深沦陷

行旅
这些匆忙的箭簇,携带生活的风阵自高原出发,越过冬日薄暮和涉水自缚的冰层

多少假如已被道路洞穿
露出衰败的底色
草木城池,也被夜火攻陷

只消几个时辰
满弓就会瘦成弯月
大雪封锁故乡。不再回头的云啊越飘越远

为何又尖又细的夜猛地一沉
原来整个夜晚,还会有比我们更为温良的呼吸
舔着去年春天的嘴唇

灯会照见孤独的事物
树影深处的一豆灯光
映衬着你的庭院
好像万物的孤独,都停在你脸上
你也想有一颗火焰般的头颅
时而恬退、怯懦
容忍坏人一点点的恶行
时见野木,偶遇花与面目依稀的良人……

天亮
像希望的轮廓升起,远山和云朵清

淡明亮
你坐在风之巅上,看那份轻柔,连同它那份舒畅
你认得的那只斑鸠,忍不住在屋后莽撞地尖叫
从稻田里蹿出
把你抛在远远的地方
——但眼前的丝竹,只有等风过后才能慢慢平息

你的夏天
你的夏天,绣着玫瑰,埋着白银
你在等一颗更加昂贵的心醒来,等霉变的寂寞
改变道路的结构,等一根卷曲的羽毛
在窗棂上返潮。你来到这里,故园

成了黑色的漩涡
你信黄昏,炊烟,晨雾
小心翼翼营造着山峦般的惆怅

山涧
万物之间,有光的秘密,有万物浓密的气息
敲打你的停留,唯有远山空茫,而寂静一如风吹
这个夏天被你放逐于景象之中
在山涧,留下湖水和一间小屋
时间倒退,时间不期而至却要避开幽暗的晦气
把野烟留给雀鸟,微雨留给明润的山风
那时你不在山中,那时艳阳正照彻屋顶

牵骆驼的人

刘大伟

你知道,送粮的马匹不再回来
命运的缰绳,只能拖紧一个
丢失了长河的落日

风吹骨笛
在乡下,一支《满天星》
就是一首安魂曲
音符如烟,织出一个人缥缈的过往

有些花儿在音乐里绽放
有些河流沿着山坡拐弯
夜幕降临,大地敛起金色光芒

而满天星斗如此璀璨
仿佛一个人耗尽光阴蓄积的心潮
于此刻宣布决堤

你将看到深深的灰烬
你将听见风吹骨笛
你能想象一滴水
正缓缓漏出生命的河床

寻找放生羊
你得辨认,在密集的云絮里
会有一只羊,跟自己有关
它柔软的步伐,疑惑的眼神
满身的白……充满了诗性

它随同朝阳出发
啃食青草和盐碱
雪夜里,它会悄然完成分娩
又在向阳的坡地上跪乳、舐犊
像一个人,忠于某种守候

若能相认,就给它挂上布条吧
在金色的霞光里,你能看到一绺红
牵一朵莲——走向你
盛开在你的山城,收集风雨

你,或者羊,都曾满身沉重
此时,你们相携上路,朝山转湖
每一颗草,都站立起来
留出更多的缝隙,让你步履从容

西山一巷14号
小院,无门房,大铁门一直开着
陌生人常来泊车,出租车自由调头
这座不收费的小院啊
用自己的方式让凋敝暗联着生机

三栋楼,六层,三扇窗紧挨着
多有老人,他们的单位破产了
这是最后的退路,养老式的蜗居
乐观来讲,也是儿孙们的学区房

没有物业,每季度卫生费24块
共用一个水表,住户们轮流收水费
彼此都要敲门,都熟识,都知道
各家厕所里没有偷偷流淌的水

这是西山一巷14号,结婚那年
我搬进来,为的是有个立锥之地
后来又搬出去
为了体面生活
也为我生过重病的孩子

